

遇见

谢松良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遇 见

谢松良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遇见 / 谢松良著. — 南昌 : 江西高校出版社 ,
2017.6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5322-4

I. ①遇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5554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88505573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江西教育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3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322-4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59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

小小说和皮影戏

张晓林

起初，我想把题目定为《小小说就要往“小小”里写》，转念一想，觉得不妥，古人说得好，文无定法！小小说要往“小小”里写，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写作观点，别人不一定苟同，认为小小说也可以往“大大”里写的小小说作家肯定会大有人在。

谢松良近年来在写作上已经是很有成绩了，小小说该怎么写，他心里是有数的。硬要说小小说该如何写，就有点勉为其难的意思了，我不愿意这样做。

以谢松良目前的写作状态论，可以说是到了痴情的地步，用一个比喻，正处于年轻人的热恋期。从 2014 年接触到现在，他先后发来近 30 篇小小说给我，每次都谦虚地请我修改，有一次整整发来十篇。这种近乎狂热的写作，年轻时我也有过。我认为这是一种积





极的创作方式,年轻时不狂热一些,不做几件出格的事,年老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作为。

看过谢松良发来的作品后,曾给他提过一些建议,也在我主编的《东京文学》和后来的《大观》杂志发表了几篇,还向兄弟刊物推荐过去一些篇目,其命运如何,没听松良说起,结果就不得而知了。中间,我还给松良寄去杨晓敏先生主编的《小小说典藏》(10卷本),以及我自己新近出版的几部小小说作品,也是想让松良能从中汲取一些有用的东西,借鉴一下。

这次谢松良又发来准备结集出版的小小说书稿,读过之后,我明显地感觉到,松良的笔触是跟着生活走的,生活是我们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。这部小小说集里的行文都很自然,没有痕迹可循,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,自然而然地发生着,变化着,绝不会按照任何人的设计去改变它的轨迹。尊重生活,成了松良小小说写作的特点。不要忽略这一点,不是每个小小说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的。我阅读当下的小小说时,就发现部分的小小说,行文中人为设计的成分太浓,完全不顾生活的丰富性和神秘性,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尾,把生活模式化了,松良的小小说避开了这些。他的小小说,后一个情节对前一个情节来说,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。这是松良的聪明处,也由此拉开了和上面提到的那部分小小说作者的距离。

透过谢松良的作品,还可以看出他的另一点聪明处。松良小小说里的人物,都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,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,我们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他们的脸孔来。但拿这些人物来写小小说,就看作者处理人物的水平了。松良探索出了处理人物的一套方法,在他的小小说中,人物是根据需要出场的,该张三出场了,他的笔下,张三就出来了;该王五出场了,亦是如此。



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能有效地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，不至于有写不下去的情况发生。这在他《校长卢夏》《别处的风景》《雀庄往事》《相亲》《暗战》等小小说中看得很清楚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感觉到，谢松良写小小说就像是在玩皮影戏，他手里捏了几根线，认为哪个人物该活动了，就抖动那根线。

也是因了这个缘由，在每一篇 1500 字左右的小小说篇幅中，谢松良笔下的人物极少是出场三个以下的，多为三个以上。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去这本小小说集里查一下答案。说这种做法是一种聪明，就是说按这类人物结构去写，思路会很开阔，行文之时可以做到天马行空，左右逢源。试想，这些人物，随便在他们身上着上一些笔墨，小小说的篇幅也就够了。

自然，遍洒笔墨，让这些人物清晰起来是很困难的。就如在舞台上演皮影戏，虽说看着好玩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点什么呢？我也玩一点玄机，让大家猜猜看了。

我还想，玩皮影戏，对于谢松良和他的小小说，应当是一个过程。先当艺人，再做大师。任何一门艺术，都无法跳出这个规律。只有尝试过了，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才能分辨清楚，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
（张晓林，《大观》杂志社社长、总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协理事，开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）



一种陌生的美已经诞生

詹船海

在我看来，谢松良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，所以在他一个个微型的篇幅内，大都笼罩着一种伤感的情感基调。

谢松良的作品“大旨谈情”，因是从理想的那一端反照过来，故出现在他笔下的世象、情态和人物，多凸显缺陷，而乐道受伤，有苏曼殊“断鸿零鸥”之遗绪，他又很害怕读者意会不到他所要隆重推出的“理想美人”，就不惜用强光，极尽传奇之能事，使文本的呈现，时而很像现代版“聊斋”了。有时，他是正面直写这种理想的，理想中的爱，爱她（他）或者爱这个国家，也用了匪夷所思的情节表现出来，这就又使作品接续上了我们所熟悉的“圣洁浪漫主义”的传统。

这个集子中，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作品有：《没有琴弦的吉他》《真相》《熟悉的陌生



人》《鱼瘾》《春儿》《小雨》《痴爱》《城市情事》《不变的选择》《到世界尽头忘记你》《“缘”来如此》《独身的日子很美》，等等。

上述篇什中，《没有琴弦的吉他》是军旅题材，表达一种对祖国的大爱，和因爱而坚守的品格，是正面直写理想的佳作，其“无弦”的形象思维，是对传统典故的一种推陈出新。《真相》则是警营题材，讲述两名小警察为被杀的卖淫女掩盖其卖淫真相的故事，从一种边缘的角度呈现警察“最美”的一面，同时又有对社会问题的揭示，是一种复调叙事。《城市情事》为人性留一个温暖的窗口，《鱼瘾》则是对欲望的批判，不动声色，而有着鱼钩一般的尖锐。

从《春儿》以下诸篇，则都是“谈情”的。《春儿》中的男主人公，因为爱而有了特异功能，能预见到春儿的罹难，这是超现实主义的用笔，也是我所说的“聊斋”的风格。这样出奇的想象，值得鼓励，并值得更大更深的期待。《“缘”来如此》中的情节不太“志异”，却更加具有传奇性，女孩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最后将爱归属了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男，而该文盲男表达爱情的方式却是看书。我本来打算不信的，但联想到慧能和尚也是一字不识，却创作出《坛经》来，并创下“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”的禅宗，于是就原谅了谢松良的“文盲构思”，并认为他是再次无意识地从经典中找到了一种叙事的灵感和模式。从经典中产生新的经典，从《圣经》产生西方文学，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嘛。

距离产生了美也分割了美，相爱的人是需要厮守的，而曾经相爱的人，却又不得不保持一种“熟悉的陌生人”的距离，这是谢松良在《熟悉的陌生人》中用叹息的声腔对我们讲出的爱的悖论。我们常说深刻，何谓深刻？这就是深刻。《到世界的尽头忘记你》也写得很有意思。为了验证一份感情是否还在，“我”居然要



跑到南极去打长途。细思这情节,甚至令人拍案叫绝。就是要用极端的手法,就是要到异常的极境,才能从这纷扰而庸常的、太“贴近”的现实中审视出真相来。题旨起于爱,而超越了爱,进入哲理层境。有人说微型小说因为篇幅短小,不宜过多写景,而此篇几乎大半写景,写南极异景,以景成篇,却也取得了成功。可见文无定法,创新能打通一切墙壁。

《独身的日子很美》是这样开头的:“告别故乡,背着简单的行囊,我从湖南一个小镇来到这座陌生的沿海城市,开始了独身生活。”打工或者外出漂泊,不就是为了逃离熟悉的乡土社会而进入陌生人的社会,从而实现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吗?

爱尔兰大诗人叶芝说:“世界变了,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。”套用这句话,我说:“世界变了,一种陌生的美已经诞生。”看看谢松良这本集子中林林总总的情与爱的故事,一定能收获一份“陌生的美”。

(詹船海,《南方工报》新闻中心全媒体记者部主任,著有《诗经里的意思》等。)

目 录



飞翔的白鸽	/001
纯洁的十八岁	/004
恋曲 2016	/007
老本行	/010
没有琴弦的吉他	/013
九爷	/015
救了我生命的女孩	/018
信念	/021
鲜花易枯烟花易逝	/024
友情之花	/027
梅	/030
雪妮	/033
春儿	/036
小雨	/038
情网	/041
永远的朋友	/044
痴爱	/047
熟悉的陌生人	/050



信 /053
遇见 /056
不变的选择 /059
爱情的影子 /062
玫瑰爱情 /066
差点握不住你的手 /068
到世界尽头忘记你 /071
寻找 /074
鸿福路口 /077
“缘”来如此 /080
那双美丽的眼睛 /083
暗战 /086
转折 /089
他是谁 /092
幸福在歌唱 /095
桃花 /098
独身的日子很美 /101
风波 /104



结婚给别人看 /107
丑女与靓女 /110
真相 /112
别处的风景 /115
飘落风中的初恋 /118
缘分 /121
相亲 /124
恶作剧之恋 /127
小丁 /130
猪肉情缘 /133
爸爸 /136
月亮湖 /139
暗恋 /142
少年赌徒 /145
游戏 /148
白纱巾 /151
奇恋 /154
桃花纱巾 /157

鱼瘾 /160
窗 /163
凶手 /166
她 /169
神探 /172
考验 /175
较量 /178
红舞鞋 /181
城市情事 /184
抓捕 /187
有个女孩叫阿莲 /190
先退一步 /193
约定 /196
雀庄往事 /199
无处躲藏 /203
衣锦还乡 /207

飞翔的白鸽

001

遇
见



工程做到一半，老板跑了路，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失联，一些拿不到工资，又找不到更好出路的建筑工人便成了烂尾楼的主人。工地不通电，要是月色皎白的晚上，吴老汉就会提着他的鸽子来到工地南面的草坪上，将鸽笼打开，自己就坐在一根残缺的水泥桩上，心里默数着从一幢幢烂尾楼里渗透出来的像星星一样微弱的光。

那群关了很久的鸽子，从笼子里钻出来后特别欢快，它们徜徉在绿油油的草坪上。吴老汉想完心思，点上一支烟抽上两口，出神地看着鸽子。一根烟抽完，便轻轻打声口哨，鸽群就迅速集中到他周围，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玉米粒均匀地撒过去。看着鸽子在地上抢食，他感到一阵满足。

十九岁的我跟吴老汉他们一样，以工地为根据地，在小镇周边打打零工，或者在河边码头卖苦力，那装满沙石、煤炭、红砖的木船等着我们一伙人去把货物挑上岸来。

撒完口袋里的玉米粒，吴老汉回头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小子，走了哦！”接着是一声短粗的口哨，鸽群听到命令后张开翅膀在草地上跑动几步呼啦啦飞上天空。

吴老汉把空鸽笼丢给跟在他身后的我，自己哼着小曲慢悠悠地往家里走。

我、吴老汉，以及原先给工人做饭的肥姨关系较好，我们住



在东面一幢烂尾楼的三层。肥姨在靠近码头的大排档做洗碗工，她有时会将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回来给我们改善伙食。

肥姨房间没有透出蜡烛的光亮，吴老汉习惯性地喊：“四川婆，睡了吗？”无人应声。

“这么晚了，四川婆去哪儿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吴老汉问我。

我没好气地回他，“这会儿知道关心人家了，肥姨几次提出搬过去跟你一块儿搭伙过日子，你总拒绝人家，我都看见肥姨为此事伤心地哭过几回了。”

“早点儿睡吧！”吴老汉岔开话题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想：“你吴老汉和肥姨都是苦命的人，俩人一起生活不更好吗？”

吴老汉摸进房门，点燃蜡烛，早飞回来的几只鸽子围过来，它们刚才没吃饱，伸直脑袋，拿眼睛盯住吴老汉要吃的。两个月前开始，吴老汉给鸽子投喂的玉米粒渐渐少了，它们常处于半饥饿状态。每到这时候，吴老汉便轻叹一声，打开装玉米粒的木桶，鸽子的目光就转向那只木桶，怕它们失望，他迟迟不敢把手亮出来。

吴老汉越来越老了，瘦骨嶙峋的，我们几个工友可怜他，有活干的时候尽量带上他，让他帮忙打打下手。如今活儿苦工价低，我们自己都挣不到什么钱，分给吴老汉的自然不多，他自己要生活还要养一群鸽子，负担很重的。

半夜三更的，鸽群在咕咕悲凄地叫着，又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。我听见隔壁的肥姨和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：“这个吴老头，自己都养不活了还养鸽子，让鸽子跟着遭罪，缺不缺德。”

“肥婆，你跟我走吧，离开这个穷地方。”

“可我舍不得这个儿。”

“是舍不得吴老头吧？”



“懒得理你，你带来的玉米粒呢？”

接着，传来开门的声音，然后听见了鸽群欢快吃食的声音。夜又恢复了寂静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河边的沙船上等吴老汉来装筐，他却在做着另一件事。他把鸽群带到草坪上，和它们说了很多话，语重心长千叮万嘱。他孤身一人，养了一辈子的鸽子，鸽子就好像他的亲人一样。可如今他无力养活它们了，只好劝它们自谋生路。最后，他亲吻了每一只鸽子，吹出一声悲凄悠长的哨声，鸽群应声飞上了天空，远去了。

傍晚，我收工吃完饭回来，在空空的鸽房找到了吴老汉，他蹲在地上，对着屋里的鸽笼喃喃自语。我把打包的盒饭丢给他，他不吃，说是留给鸽子。

鸽子走了，烂尾楼一下子就显得格外空荡，随那股熟悉的鸽粪和禽鸟身上特有的腥味儿慢慢淡去的还有肥姨，她嫁给了小镇的一名退休医生。

半年后，我们正在船上干活儿，一群鸽子由远及近飞过来，落在我们周围，围住吴老汉咕咕叫着。

吴老汉边哭边赶它们，其中一只鸽子还被他踢伤了，那只鲜血染红翅膀的鸽子飞走时的姿态，就像一团燃烧的火苗……



纯洁的十八岁

含苞待放的花儿是最美丽动人的，我就像这样的花儿。那时，我在衡阳市的一所技校读书，是个腼腆羞怯，只会在日记本里构思爱情的小男孩。

一个下午，我路过校园的人工湖时，见到两个女生正坐在柳树旁下跳棋，面对着我的那位一根长辫子绕过脖颈柔柔地斜垂在肩头，在她身旁，紫罗兰正散发着幽香，一切都那么宁馨而美好。这幅剪影令一个怀春的少年怦然心动，盯着她一个劲儿地看，而她像是突然感觉到我的存在，目光直射过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慌忙转身欲逃，不料脚底却被草根绊了一下，差点儿就摔倒了。

身后传来两个女孩爽朗的大笑声，我感觉如芒刺背，不敢回头，我的脸一定像当时天边的火烧云。

隔着好几栋教学楼，我很少有机会跟她接触，即使有我也不敢，我是顶着水稻花到城里来的乡下孩子，朴素平凡得像一棵小草，自卑得很，我只能偷偷望着她的背影浮想，然后将满怀的思绪写成一首首精美的散文诗填进日记里。

第二年，我因为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，被学生会抽去办板报。我工作的时候，她时不时不经意地出现，没话找话，向我打听一些乡下的风土人情，有时她会绕着圈子逗我说些艰涩难懂的方言，把我弄得脑门子冒汗，她却在一旁偷笑。